

鄉言解頤卷一

天部

1 天

春謂春天，夏謂夏天，秋謂秋天，冬謂冬天，道其常也。曰三伏天，曰好熱天，曰三九天，曰好冷天，因其時也。曰打麥天，曰曬書天，曰搗衣天，曰趕集天，適其用也。謂晴和曰好天道，好齊整天道，四序均調之意也。謂陰霾曰好惱天道，好厲害天道，敬天之怒，無敢戲淪之意也。尋常呼之曰老天爺。乾，天也。故稱乎父之謂也。謂人之肆無忌憚者曰天不怕，曰天殺的，警教之意也。謂人事善惡感應死生轉移者曰天意活該，蓋言天意因人心之發，變動不居，當如此也。

2 日

日者，太陽之精。謂日爲太陽，是矣。又曰日頭，頭字不可考。《晉書·天文志》：「日上有戴。」樓鑰《白醉閣詩》：「天梳與日帽，且免供酒事。」曰戴日帽，則日頭之稱可矣。其曰太陽未出

頭，味爽時也。太陽剛露嘴，平明時也。稍斜則曰已飯時，正午曰晌午，西偏曰貼晌午，再曰大貼晌午。貼字不可解，或昃字之譌。至日平西曰亞山，則夕陽在山，西人崦嵫之候矣。又曰日頭爺，曰老爺兒。《雲笈七籤》載日母。李頎詩：「采藥傍梁宋，共言隨日翁。」翁與爺之稱相似也。農叟炙背負暄，謂之曬爺爺，冬日可愛也。赤日行天，則曰好毒日頭，夏日可畏也。謂無知自大者曰不見天日，曰有天無日頭，謂作事性急者曰狗喫了日頭去了麼？皆可笑也。

3月

月者，太陰之精。然舉世鄉言無謂之太陰者，通謂之月亮。唐李益詩：「木葉已衰空月亮，城砧自息對霜繁。」以繁對亮，言其光也。相習不察，遂若成月之名矣。或曰月兒。《雲仙雜記》載：上賜柳公權剪刀麪、月兒羹。未知此羹是何形色。初生之月，婦女稍知書者曰初三初四蛾眉月。餘則曰月牙兒，楊維禎詩：「翡翠裙翻踏月牙」，又「髻雲淺露月牙灣」，肖其形也。農諺曰：月牙兒仰，糧食長。月牙兒歪，糧食衰。又八月十五雲遮月，正月元宵雪打燈。鄉人之占驗也。然亦有應有不應。童謠云：八月十五月兒圓，西瓜月餅供神前。三五而盈，他月皆然，獨謂八月之月圓者，蓋亦「一年明月今宵多」之意也。有月之時不見月，謂之月黑天，便戒家人防夜。盧綸詩云「月黑雁飛高」，白居易樂府有「雲陰月黑風沙惡」之句。至於陸放翁詩中用月

王，高達夫用月卿，李義山用月姊，若鄉人以月兒爺呼之，則無稽矣。

4 星

呂新吾《小兒語》云：「指星星，千萬點。天上奄撲撲，地下黑黢黢。何如日月只一輪，光明四照滿乾坤。」鄉人口頭語云：「好漢逢好漢，星星惜星星。」故世俗皆以疊字名星者，猶日頭、月亮爲之語助也。正月八日夕，俟星出全時，燃燈火設祭，謂之順星。七夕，陳瓜果，祀牛郎織女，謂之賀雙星。其曰雨星兒、水星兒、火星兒、泥星兒，言其小也。至見小有官職者，則曰也不是輕易，是犯星象下來的。亦郎官上應列宿之意也。至於謂作事不準成者曰無星兒秤，常出門者曰走星照命，獲小利者曰賊星發旺，俱有義意。若吾幼時見京中人至鄉嫁女者，以綵繒纏長竹竿，上縛竹箕，懸明鏡，令二人分執，爲綵輿之前導，曰吉星高照。是誠想入非非者。

5 風

四時之風異名，鄉人不知也，但隨其時呼之而已。八方之風異名，鄉人不知也，但以耳聞目見身受者試之而已。不知有風后、風伯、風師，但知呼風婆婆。亦不知孟婆爲風神，惟人云亦云，而莫能原其所自始。若曰風軟風硬，曰風暴風霾，曰風打窗，曰風掀屋。謂打頭風曰當頭兒

頂，謂面如割曰削的臉兒生疼，皆與古人詩歌有暗合者。或曰上風頭兒站著，下風頭兒忍著。或曰順風扯旗，曰因風縱火，則又體會乎世道人情。至於風顛風狂不要惹他，風言風語不要聽他，兩面風兒行不得，一陣風兒吹到家，則絕似古語諺矣。即謂之風人也可。

6 雲

《周禮》：保章氏以五雲之物，辨吉凶水旱，降豐荒之祲象。《左傳》：凡分至啓閉，必書雲物。物者，色也。日旁雲氣之色也。韓魏公登第唱名時，太史奏五色雲見。又天瑞有五色雲，人瑞有鄭仁表。五色雲不容易見也。鄉人謂雲曰雲采，采亦色也。雲之有采，如月之有光。謂月曰月亮，則謂雲曰雲采，似也。雲者雨之母，農夫望雨先望雲。諺曰：齊頭雲，雨淋淋。愛雲則忌風，曰黃登登，又刮風。盼雲先看日，曰晚晌火燒雲，明早曬煞人。又曰雲往東，刮大風。雲往西，披簑衣。雲往南，撐大船。雲往北，發大水。雖係童謠，其初必有應驗者。若夏天則曰惱雲，即多奇峰之意也。七月八月看巧雲，即秋雲似羅之意也。謂雲之散布者曰一塊雲采一塊雨，言不普也。又曰一塊一塊的雲采，不知那一塊雲采有雨？則所謂雖云零雨自天，終待雲興四岳者。謂善於奉承者曰將他擡到雲眼兒裏去了，看他怎麼下來，則所謂徑將我人青雲間，何由得論地上事者。有味乎其言哉！

7 雨

雨者，雲之子。見雲重，則曰雨要來了，雲薄則曰雨要住了。來與住，非雲之所能主，亦非不知雲行雨施皆天實爲之也。故當盼雨時則曰背晦爺娘不下雨的天，苦雨則曰老天爺別下了。春雨貴如油，如膏雨也。曰好雨正是當兒，知時節也。夏忌甲子雨。五月連陰六月旱，七月八月吃飽飯。八月初一下一陣，旱到來年五月盡。占驗也。地欲凍時曰封地雨，謂可以代雪也。謠曰：下雨了，冒泡兒，老翁戴著草帽兒。下雨了，刮搭搭，小孩醒了吃媽媽。京師謂乳爲咂咂，鄉人直謂之媽媽，天籟可聽也。若冀幸意外者，則曰怎麼雨點兒是的，偏到不了我身上。黠僕之勉強從主者曰暫且避雨，晴了便走。此無賴之尤可惡者也。

8 露

「湛湛露斯，匪陽不晞。」露見日則消，鄉人皆知之而能言之也。「英英白雲，露彼膏茅。」下露亦有雲，鄉人不知之而未嘗言之也。曰露水，曰露水珠兒，曰露天地裏，曰白露斫高粱，寒露打完場，曰不聽一聲兒，下了這大露水。按《本草》：露水。《釋名》：「露者，陰氣之液也。」夜氣著物而入於道旁也。但言露水而不知其時，似但知白露者。自雨水之後，天氣下降，便有露，如

昨夜風開露井桃，春風拂檻露華濃，皆春露也。清露滴荷珠，露重覺荷香，皆夏露也。《月令》疏：謂之白露者，陰氣漸重，露濃始白。曰寒露者，露氣寒，故凝結。秋露如珠，仙露、明珠，皆秋露也。此時禾稼滋潤飽湛，可以穫矣。言無聲者，冷露無聲濕桂花也。言有聲者，竹露滴清響也。又有曰露水夫妻者。《詩》：「厭浥行露」箋：《周禮》仲春之月，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。疏謂之露會。又「野有蔓草」注：謂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。則鄉人之言，可謂原原本本矣。至於露困、露積，猶是雙關之語。若拋頭露面，藏頭露尾，赤身露體，則字同義異，不與露天相涉也。

9 雷

《易·說卦》：「震爲雷，爲長子。」鄉人雷公爺之稱，或原於此乎？然雷公之名，其來久矣。《素問》：「黃帝坐明堂，召雷公而問之曰：『子知醫道乎？』」對曰：「誦而頗能解，解而未能別，別而未能明，明而未能彰焉。」又藥中有雷丸，雷矢也。梨園中演劇，雷公狀如力士，左手引連鼓，右手推推若擊之狀。《國史補》：雷州春夏多雷。雷公秋冬則伏地中，人取而食之，其狀類鼈。其曰雷聞百里，則本乎震驚百里也。曰雷擊三世，見諸說部者甚多。《左傳》：曰「震電馮怒」，又曰「畏之如雷霆」。故發怒申飭人者曰雷，受之者遂曰被他雷了一頓。晉顧愷之憑重桓溫。溫死，人

問哭狀，曰：「聲如震雷破山，淚如傾河注海。故見小孩子號哭無淚者曰乾打雷不下雨。曰打頭雷，仲春之月雷乃發聲也。曰收雷了，仲秋之月雷始收聲也。宴會中有雷令，手中握錢，第一猜著者曰劈雷，自己落實者曰悶雷。至於鄉人開小考之信，則曰又要雷同了。不知作何解。」

10 電

《易·說卦》：「離爲火，爲日，爲電。」三者皆至明之象也。《噬嗑》：彖曰「雷電合而章」，言雷震而電耀，相須並見象。曰電雷，言電明而雷威，故以明罰勅法。電與雷離不得。《宋史·輿服志》：旗上繪雷公電母。鄉人有閃電娘娘之稱。且不謂之閃電，直曰打閃。東坡詩云「柳侯運筆如電閃」是也。《禮記·註》：「魚鮪不淦，淦之言閃也。」又釋文：「暫見貌，動貌。」古詩「寒鴉閃閃前山去」，杜詩「閃閃浪花翻」，皆與閃字義合。又《字典》：「閃字內左一撇音昧，右一撇音瞎，俱邪視貌。閃字左旁著人，音或，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。又可與閃字旁證。若無雷而電，鄉人謂之露水閃。露水未必有閃，蓋以其若露水之乍見而不能久也。」

11 霜

《幽風》授衣傳：九月，霜始降，婦功成，可以授冬衣也。九月肅霜，道其常也。六月飛霜，言

其變也。若張融之補《海賦》「飛霜暑路」，肖鹽形，非實事也。市上賣麪小招牌曰欺霜麥屑，霜、屑同也。俗語云：富貴草頭霜。謂珍珠毛之灰白色者曰草上霜，尤以白色者爲貴。鍋底煤曰百草霜，則黑霜矣。白香山云：「樹葉霜紅後」，則紅霜矣。冬瓜有自來霜，如傅土粉一層。故鄉言曰黑臉搽粉冬瓜樣。見髮禿者曰下霜了還不戴帽子，言壺盧遇霜則抽也。有納妾者，肥麻長黑，友戲贈云：霜皮溜雨四十圍，黛色參天二千尺。又王、周、張三人共飲夜醉，王居河北，二人送之。周曰「半夜三更送老王」，行至街外醉跌，張曰「文昌閣下躺周郎」，行至橋，王曰「石橋月下三人影」，未得收句，適北來一人，問而續之曰「毡帽頭兒六鬢霜」。

12 雪

「上天同雲，雨雪雰雰，益之以霡霖。」言雪而及雨者。蓋冬多積雪，至春而益以小雨，則更優霑矣。《齊民要術》：「雪者，五穀之精。使稼耐旱。」《朝野僉載》：「正月見三白，相公笑赫赫。」北人諺曰：要宜麥，見三白。吾鄉諺曰三九無雪休種麥。麥種於秋，鄉田謂之漏風地，不宜秋麥宜春麥，故以三九之雪爲來春種麥之徵。又曰雪能殺蝗，秋蝗遺種入地，惟大雪浸下，可以藥之。其曰米星雪，則先集維霰也。其曰綿花套子雪，則柳絮因風也。陶穀掃雪烹茶，農夫亦以器積雪水。劉叉賦冰柱，鄉人則謂之凌錐。至於堆雪山，小兒之伎倆也。架雪橋，健訟之誕詞。

也。謂苦寒太甚者謂之雪上加霜，謂調濟貧寒者謂之雪裏送炭。若報仇雪恨之雪，則音同而義別矣。昔聞河間太守招同官賞雪，席間吟詩，太守曰「大雪下了二尺五」，縣令曰「只見梅花不見土」。廣文曰「準備來年收麥子」，都司曰「糲子抹遍河間府」。以麥屑和水熟稠曰糲子，生稀曰麪糊。俗謂官事不了了者曰麪糊。麪糊者，糊塗也。

13 雹

冬雨雪，其常也，瑞也。夏雨雹，其變也，災也。洮、岷間雨雹曰白雨，又曰硬頭雨。當禾苗菜蔬遍地，皆柔脆之物，如何禁得此物。故鄉人夏日赴田工作者，必攜小綿襖，人問之，曰：看硬頭貨下來，腦戴喫不住。宋紹興十七年，臨安雨雹，太學屋瓦皆碎。學官諱言之，遂稱硬雨。二字頗新穎，可對軟風。按《說文》：「雹，雨冰也。」《大戴禮》：「陽之專氣爲霰，陰之專氣爲雹。」霰、雹，一氣之化也。《注》：陽氣在雨，溫暖如陰。陽氣薄之，不相入，搏而爲雹。故《春秋·穀梁》說曰：「雹者，陰脅陽之象也。」《坤雅》：「陰包陽爲雹。」申豐以爲古者藏冰，固陰近寒而無雹。蓋陽無所洩，雹之所以生也。雹形全似半珠，其粒皆三出。雪六出成花，雹三出成實。雹者冰之餘，造化權輿。曰雹者雨之冰也，又曰北方之氣，雲、雨、雹、霰、雪。《禮·月令》：「仲夏行冬令，則雹凍傷穀。」《注》：子之氣乘之也。陽爲雨，陰起脅之，凝爲雹。故古文作霰。以余所見，雨雹未有

不帶雨者，而至大者亦不過如小胡桃。東坡詩所謂「夜來雨雹如李梅」是也。若放翁「棋枰窗下時聞雹」，則更小矣。嘗聞老輩言，某村禾稼已熟，穫者幾半，而貪得者猶冀其堅飽，未刈。適來賣饅頭者，鄉人謂之包子，小而硬，多挑斥之。其人曰：「莫嫌包子小，再要大了喫不了。莫嫌包子生，再要熟了吃不成。」人以爲妄，逐之去。次日雨雹，稼盡委地，始信賣饅頭者蓋爲之兆也。

14 虹蜺霓同

《爾雅》：「蜺蜺，虹也。蜺爲挈貳。」疏：「虹雙出，色鮮盛者爲雄。雄曰虹，闇者爲雌。雌曰蜺，沈約《郊居賦》：「雌蜺連蜺。」蜺字五結反，音齧。《萬花谷·辨證》：「泛用霓字，讀平。單用雌霓，讀作齧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蜺蜺，狀似蟲。」《釋名》：「虹，攻也。純陽攻陰之氣也。」《孟子》章：「若大旱之望雲霓。」注：「雲見則雨，虹見則止。」《月令》：「季春，虹始見。」《孟冬》，「虹藏不見。」虹無質而曰見，曰藏，言其氣也。《詩》：「蜺蜺在東，莫之敢指。」傳：「蜺蜺，虹也。夫婦過禮，則虹之氣盛，君子見而戒懼諱言，莫之敢指。鄉人見之，戒兒童勿指，曰指了生熬指，言指頭生瘡，蓋因此附會也。又曰「朝隤于西，崇朝其雨」。隤，升也。言方雨虹見，則其雨終朝而止矣。在東者，暮虹也。隤西者，朝虹也。故日在東則虹見西方，日在西則虹見東方。又入絳韻，義同，音降。鄉

諺云：東虹日頭西虹雨，南虹出來賣兒女。以余所見，在東者多，西者少，從未見在南時，不知何據。

15 煙

煙，火氣也。故字從火。然煙雲、煙霞、煙嵐、煙樹、煙水，則與火不相涉矣。呂新吾《小兒語》云：「煙兒煙兒休煙我，與你搬磚壘竈火。壘了竈火煙還在，惱來逃出煙兒外。煙裏豈無人，煙自不黏身。」則專指火煙，以喻煉過欲境，登得道岸也。鄉人謂屋之幽暗不明者曰黑煙洞，衣色之紫黑閃灼者曰火燎煙，謂好作狎狹遊者曰留戀煙花，謂印板書之模糊者曰捨不得煙墨，謂火未著者曰冒煙兒了，謂火欲著者曰有點煙兒不大，謂作家頹惰者曰這早晚還不動煙火，謂偶然詬誶者曰誰家竈箒不冒煙，皆尚有含蓄之意。若謂聲啞者曰串煙，鼻孔黑者曰煙箒，狂言者曰起狼煙，故作驚人大話者曰煙兒爆，皆刻薄語，非雅諳也。

16 霞

霞者，赤氣騰而爲雲也。以朝暮見，大約春夏時多，秋冬時少。古諺云：早霞不出門，晚霞行千里。又云：日入胭脂紅，無雨也有風。蓋十有八九驗。縣城西數里，有朝霞寺，《志》內有朝

霞晚照，爲八景中之一景。其地則爲上京之路所必經。十五年前，余自縣城旋都，夜雪迷路，使僕問行人，人曰：「北里許便是招下，無有什麼朝霞寺。」乃知鄉音之謬。因口占云：「村樹微茫際，遲迴小駐車。舊途迷夜雪，古寺問朝霞。不信鄉音改，翻疑地志差。桃源何處是，惆悵武陵花。」

17 霧

《爾雅》：「地氣發，天不應曰霧。霧謂之晦。」《釋名》：「霧，冒也。氣蒙亂覆冒物者也。」《元命苞》曰：「陰陽亂爲霧。」《酒譜》載：「三人晨行犯霧，不食者死，食粥者病，飲酒者無恙。蓋與瘴氣相類。故鄉人謂盛氣狂言者曰烏煙瘴氣。烏者霧字之譌也。戲謂眼模糊者曰霧抄了，謂燠麥遇霧則多穫，未解其理。又有三里霧、五里霧之說。王甥椿橋久困場屋，郁郁不得志，因作《霧行圖》，言暫入迷途，自有披雲霧而見青天之候。」

鄉言解頤卷二

地部

18 地

地道、地理、地勢、地氣，皆經語也，鄉人則常言之。豁平聲。地、旁上聲。地、軋地、殺地，不見於經，鄉人亦常言之。坤厚載物，華嶽不重。謂鼃魚眨眼則地動，側身則地陷，謂武斷鄉曲威嚇愚人者曰蹂蹂脚兒兩頭顫，吆喝一聲地下騰。鄉言之夸也。謂風大者曰揭地皮，雨小者曰灑地面。井爲地眼，草爲地鬚，東爲地頭，西爲地尾，以人之形體論地，似乎不經。然股肱之郡，脣齒之邦，某處咽喉，某處腹背，則見諸史傳者多矣。謂受水之地爲龍溝，謂卸貨之地爲馬頭，謂交叉之地爲狗牙相攙，謂城薄之地爲兔不屙屎，則又以物類擬之矣。有箇地縫兒我也鑽進去，無地自容也。這麼點兒箇地方，你還擠進來，有欲必爭也。於接壤之地植小樹，記地界也。當收穫之時，令小兒坐守，看地邊也。指某處曰那是箇好地方子，謂仁里也。那是箇不好地方子，謂惡風也。見落魄者驚曰，你怎麼到了這麼個地步，一寒至此之意也。見得意者喜曰，你可得了好

地方兒了，爰得我所之意也。謂生長於此者曰伏地蟲兒，又曰坐地虎兒。強龍不壓地頭蛇，戒衆寡不敵也。蝦蟆尿一泡，這地就潦了，言地勢太窪也。若安置物者則曰放在地下。此下字當作上聲讀，蓋天高地卑之下，非天上地下之謂也。

19 土

土性、土色、土宜、土產，雖見於經，惟鄉人辨之真而用之當。故以土牛之色，與春芒兒穿鞋與否，辨水旱，亦占驗之一端也。言土必跟地，問種地者曰有多少地土？言土不言地，而計畝則曰仗著有幾畝土。土非土不高，於是有土堆、土梗、土岡上聲之稱。人無土不活，於是有土糞、土錫、土糞之用。此地無硃砂，紅土子爲貴，勸將就材料者也。前人撒土瞋後人眼，謂含糊了事者也。《禹貢》九州之土不同。若吾鄉則黑而不墳，墳而不赤，近於揚州之塗泥。《左傳》詹桓伯言：「某爲吾西土，某爲吾東土，某爲吾南土，某爲吾北土。」吾鄉雖是北土，而在京師之東南，名爲高原，而實下隰。謂世居者曰土住人，謂不說謊者曰土命人，而謂鄉老曰土人。夫農夫野老，樸而不文，若無土氣，則爲巧言令色之人矣。但使居樂土，愛土物，掃土場，軋土穀，積如土茨，高如土阜，于時墪土戶，糊土牖，土炕煖膝，土鏗炙手，飢吃土釜之粥，寒吸土瓶之酒，唱幾句土歌，叩幾聲土缶，恰便似康衢擊壤之土人，那管他雨水場中相笑之土偶。

20 山

吾邑無山。約在迤北百里之外，四月髻髻山，十月景鍾山。村中有進香者，謂之朝山。縣城內有土山子，城外有李山莊、陳山莊，俱有名而無實者。凡謂祭山神，買山料，壘房山，看花山，但指時事言之。若謂敬仰之人曰金山，倚仗之人曰靠山，作事居間者曰保山，事已作成者曰好山，人多則曰人山人海，人橫則曰山搖地動。曰管山的燒柴，覬覦需索之詞也。曰指山賣磨，虛誣誑騙之人也。至於欲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。上山擒虎易，開口告人難。山河容易改，稟性最難移。雖係現成話，常引以爲口頭語。若這山看著那山高，畔援歆羨之意也。老虎弔了山澗裏，積怨稱願之詞也。嘗有鄉村演戲，老學究來遊，見廟門聯句云：「古佛無燈留月照，山門不鎖待雲封。」問僧曰：「但有門而無山，何得謂之山門？」僧指戲臺上曰：「那唱的是『醉打山門』，不但無山，而且無門，他也自管去打。」學究曰：「爾敢以我言爲戲乎？」僧曰：「天下事無非是戲，老施主何必認真。」

21 水附橋、井

北方之水多名河。吾鄉之水爲窩頭河，起於香河之窩頭莊，東與渠水會，流經七里莊，入寶

坻界。東過城南之石橋，至王補莊，與鮑邱河會。鮑邱發源密雲北山，經三河、夏店等處，至邑之虎將莊入境，至王補莊，與窩頭河會。雍正四年，因八門城河口窄曲，乃自林亭別開直河一道，至寬江入薊運河。故曰北鮑邱，南窩頭，王補莊前好匯流。直到林亭口，由豐、蘆二臺可以直達天津。於是林亭百貨叢集，雖非衝要，亦河路之小馬頭也。河在街北數十步，爲一鄉所取給。東北有石橋曰建福。此橋縣志未載，或建在修志之後。長約百尺，兩岸垂柳，夏宜乘涼。北邊一井，東西有兩小橋。芮飛菴外舅嘗遊至，口吟曰：「此處好風景，三橋夾一井。河干垂釣幾多人，釣竿截斷垂楊影。」如畫也。暑月有善泅者，以洗澡爲名，試其技曰：「臆水，藏身露脚，謂之豎直立，自南岸泅至北岸始見，謂之渣猛子。河水味甘，井水尤清冽。夏日河漲水渾，乃有飲井水者。鄉言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知地脈之潛通也。又曰美不美，鄉中水，不知他處之水有異味，酌而取飲也。臨渴掘井，見諸格言。過河拆橋，載之《元史》。瓦罐不離井口破，甕敝漏也。水清方見兩般魚，亦孔昭也。若獨木橋上打筋斗，要栽；王胖子跳井，下不去；頂著風兒撒河燈，迴來的快。雖亦有因，然而俚矣。

22 泥

有人焉，戴泥星之笠，穿泥點之鞋，具水土之氣，上林亭之街。客有過而問者曰：「子非下流

之人也，胡爲乎泥腿？子非盛酒之器也，胡爲乎泥頭？雖不像泥猴兒如塗塗附，差多少泥母之涉波流。」其人曰：「子不識我乎？住泥窩，作泥活，堆泥塔，塑泥佛，用泥熟，知泥性，黑土泥鬆，黃土泥淨，花泥要軟，素泥要硬。若是托泥坯，打泥炕，泥房論間，泥牆計丈，泥竈管通，泥爐管旺，滑稽泥必勻，攪灰泥必亮。看看你的待承，試試我的手段。一日三餐，粳米白麵。不要說難泥兒羹，筋泥兒絳，虛有其名，就是那杏泥兒粥，棗泥兒糕，也吃不慣。不如那茄泥兒鍋蒸，蒜泥兒醋拌。魚不要泥鰱，肉不要泥爛。茶水要勤，燒刀任灌。工夫要滿錢，吃喝是白賺。先小人，後君子，定以一言。要買水，好和泥，預支幾串。」客笑曰：「子誠泥人也。泥其所泥，非吾所謂泥也。既不知紫泥書字，朱泥飾丹，雪泥滑滑，青泥盤盤。坐於塗炭，固非西山之義士；辱在泥塗，又非絳縣之高年。抹東牆，當不了銅山鐵壁；墻北戶，可能似函谷泥丸。南寺裏穀不著毀瓦畫墁，西鄰家曾見過荷蕒扛掀。子既欲泥子之泥，我亦能言子之言。齊不齊，一把泥，當夫又當匠；好不好，兩頓飽，管飯不管錢。」

23 塵

塵者，地上之積垢也。《詩》：「無將大車，祇自塵兮。」則塵因車馬之馳驅而起，而未言幾輻也。若鄉間載酒，大車多至九套，當行路之時，遇其迴空奔命，則真是維塵冥冥矣。又田賦志地